

胜利的军歌多嘹亮

——军旅音乐文学的嬗变与重塑

■林国宏

应运而生。这些情绪激昂、悲壮有力又充满了革命必胜信念和乐观精神的战歌、鲜活地记录下党带领中华儿女众志成城、团结一心、浴血奋战的伟大历史进程。

新中国成立后，军旅音乐文学创作迎来第二个高潮，收获了一大批优秀的歌曲和歌剧作品。如《我是一个兵》，这首军歌曾唱响在抗美援朝战场上，它以朴素凝练的歌词语言、铿锵有力的节奏、质朴坚定的曲调，鼓舞部队官兵舍生忘死、奋勇杀敌。它唱出的是部队排山倒海的气势，是坚不可摧、誓死保卫祖国和人民的钢铁意志。一代又一代的官兵，始终对《我是一个兵》充满了深厚的情感，不论何时何地，只要唱起这首歌，总能焕发出强大的精神动力。另一首军歌《打靶归来》与《我是一个兵》有着异曲同工之妙。这首歌曲创作于上世纪60年代，两首作品不论是歌词创作还是音乐部分的写作，均来自基层战士。作品短小精悍，旋律优美动听，情感朴实真切，生动地刻画了基层官兵意气风发、积极向上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风貌。一代代革命军人也正是唱着这些优秀的军歌作品在火热的军营中砥砺前行，淬炼成钢。

进入改革开放时期，军旅音乐文学开始转型——回归艺术本体，创作趋于思想性、艺术性的和谐统一。第三个发展高潮随之到来。那一首首散发着迷人艺术气息、动人情感、堪称艺术歌曲的优秀军歌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军旅音乐文学真正成为了能唱的诗。进入上世纪80年代，军队艺术家陆续创作出一批军旅抒情歌曲的精品力作，如《军港之夜》《十五的月亮》《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小白杨》等；上世纪90年代创作的《边关军魂》《长城长》《一二三四歌》等是这一时期的典型代表。这些作品以深厚的情义、丰富深沉的思想感情表现了人民军队对党、对祖国、对人民的无限忠诚与热爱。此外，还有一系列弘扬中华民族优秀历史文化传统、歌颂伟大祖国辉煌成就的作品令人瞩目，如《妈妈教我一首歌》《故乡是北京》《在中国的大地上》《珠穆朗玛》《江山颂》等。这些作品以其厚重的文化底蕴、精美考究的歌词以及朗朗上口、中国风浓郁的旋律，受到了广大受众的喜爱。

进入21世纪，军旅音乐文学创作内容更为丰富，紧扣时代脉搏，展现出国

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的新成就。《军人道德组歌》《当那一天来临》《强军战歌》《看我的》《就为打胜仗》等作品以质朴流畅、富有青春气息的旋律展现了人民军队过硬的思想作风和练兵备战的崭新风貌。

军旅抒情歌曲创作在过往成果的基础上继续开拓创新，涌现出不少精品佳作，成为专业音乐舞台上长盛不衰的经典保留曲目，代表了新世纪军旅艺术家高超的创作水平。《他在那里站岗》《我的深情为你守候》《当我的秀发拂过你的钢枪》等作品赞颂了当代革命军人的牺牲奉献精神，显露出对军人个体生命价值的尊重和认同。优美、婉转的旋律表达出了与“壮美”相对应的另外一重直抵受众内心至深至柔处的美感，作品的传唱度和影响力都很高。

军旅音乐文学在将近一个世纪的发展历程中，逐渐发展成为具有较高专业性、艺术水准和独特艺术风格的声乐艺术样式，从歌曲、组歌、大型合唱到歌剧等，形式和门类也越发齐全。军旅音乐文学创作兼收并蓄，博采众长，把优秀的革命传统和中华民族丰厚的历史文化作为汲取创作养分的重要源泉。作为音乐文学的歌词、剧本写作逐渐形成了自己特有的融革命性、战斗性、崇高性、民族性、大众性为一体的刚柔并济的风格特质。

回望来路，军旅音乐文学有着丰硕的成果和辉煌的历史；展望未来，军旅音乐文学亦面临着新的挑战和机遇。进入新时代，军旅音乐文学需要自觉继承和发扬我军文艺工作的优良传统，紧扣为兵服务、为战斗力服务这条主线，重塑话语体系，增强传播动能，建构与新时代强军目标相适应的创新发展路径。

直面当下，正面抒写新质军旅生活。在或优美、或壮丽、或抒情的旋律衬托下，军旅音乐文学往往能够展现出强大的感染力、战斗力、鼓动力。优秀的军旅歌曲在统一官兵的思想、塑造钢铁意志、培育战斗精神等方面所产生的作用不可低估。在云南边防，排雷英雄杜富国与战友们手拉着手高唱《听党指挥歌》走向雷场，那一刻他们唱出的不只是一首歌曲，而是战士用热血和生命熔铸的誓言。在这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战役中，我们欣喜地看到军队文艺工作者第一时间拿起手中的笔，热情讴歌英雄的抗疫勇士们。例如，国防大学

军事文化学院推出了一系列抗疫文艺作品，其中有歌曲《众志成城的力量》《天使的背影》等。军队文艺工作者创作的抗疫题材歌曲作品，以温暖坚定的语言、坚毅昂扬的力量，热情讴歌抗疫勇士的大爱情怀和无畏精神，带给身处疫情中的人们以光明和希望。

扎根基层，在为兵服务中传递战士心声。伟大的时代呼唤优秀的文艺作品，军队需要唱响富有新时代精神的军歌，人民需要反映新时代精神气象的好歌。彰显当代革命军人崇高的精神品格，抒写新时代的英雄情怀，军队文艺工作者责无旁贷，使命在肩。当前，改革强军进程如火如荼，军旅生活多姿多彩，更需要我们进一步去表现、抒写、唱响。尤其是对于军旅音乐文学创作来说，要想把新时代革命军人鲜明的形象塑造得血肉丰满、栩栩如生，就需要创作者熟悉表现对象和接受主体的思想、心理、性格等各方面特点，找到契合新一代高素质军人的艺术语言和表达方式。军队文艺工作者要身入、情人火热的军旅生活一线，观察思考所要表现的人物成长的具体环境和条件是什么。创作者只有努力把握这些新情况、新问题，才能将新时代革命军人形象刻画得更加真实动人，展现出他们的精神世界，传递出战士真实的心声，奏出充盈着时代精神的动人乐章。

一首优秀的歌曲往往是一个时代的记忆，令人回忆起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一首优秀的歌曲也常常能鼓舞、支撑人们度过一段不平凡的岁月。优秀的军旅歌曲作为先进军事文化中的“轻骑兵”，在每一个历史时期的军营生活以及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中都发挥了潜移默化、温润心灵的积极作用。近年来，军旅音乐文学作品的创作数量有了明显增加，质量也有很大提高，但严格说来，思想性、艺术性都还逊色且能够被广泛传唱的作品还是太少。与现实生活的疏离、与年轻官兵的隔膜是当前军旅音乐文学创作亟待突破和解决的现实问题。强军兴军的伟大征程中，无数动人的故事和新质人物在涌现，丰富的题材和素材待挖掘，军旅音乐文学创作必定会在更加贴近部队官兵的生活现场收获更多具有鲜活时代特色、恒常艺术魅力的精品佳作。

（作者为国防大学军事文化学院军事文艺创演系副教授）

与秘境的关系，时间因秘境而实，秘境因时间而虚。虚实之间、具体与不具体之间，正如“我抽出路在今天里的脚踪/它却在海水里喊出/我的名字——”。可见，诗人所设定的虚与实、具体与不具体全都“通向内心秘境的回流”之中。

“从一个城市逃向另一个城市/其实只是从一个房间进入另一个房间/岛屿在看我，看我如何把身体里的盐/一点点加进那杯水里”（《置换》）。在这个置换空间，城与城等同于房与房，早已没了大小的界限。贾浅浅所设定的大小置换，正如“身体里的盐”“加进那杯水里”，大小无界且无痕，小即大，大亦小，形成新的变奏与组合。值得一提的是，在这本诗集里，由“Z小姐”所引出的一个角度和一个点，不管是涉及理念的光芒还是经验的印迹，诗人都运用疏密有致的语言气息、意韵与节奏进行表达，特别是她为“内心秘境”所执意构筑的空间：可见、可听、可感、可思，完全摆脱了为某个理念而陷入玄想的误区。

按诗人的念想，“我”活在“文字”中，要把人带到一个不用眼睛看而用心在翱翔的境界，来满足心灵的诉求，可临的空间、可摸的时间、可触的视角、可探的奥秘，共同组成一个“内在时间”与“内心秘境”。读贾浅浅的诗，让我想到诗歌的“可视”问题。也许有人会问：“可视”是影像的事，跟诗有啥关系。其实不然，在我看来，诗歌的“可视”像是诗人的“心影”，即“内在时间”和“内心秘境”。它们的形成跟诗人的情绪、情思、情势和情调很有关联。贾浅浅算是一个“视觉隐喻”的实验者。除此之外，贾浅浅还多了一份诗人的“智性”来传递“心理信息”与“情绪指标”，并依靠汉字的“幽微的歧义”来指涉诗歌的“可能”与“多能”的意韵。

将时间拟人化，将时间对象化；给时间以空间，给时间以感性。的确，贾浅浅的“内在时间”就是一个有血有肉的时间”“时间”。因为她善于去赋予、去命名、去装扮、去设定一个丰满的、有动机的、有感情的诗歌“时间态”。时间对贾浅浅来说，不仅仅作为“流逝”的象征，也作为“秘境”的存在物。贾浅浅想以《椰子里的内陆湖》作为她“内在时间的祭品”和“通向内心秘境的回流”，让诗歌达到尽可能的“宽与远”的境地。

佳作读评

品味艺境，引领审美

白描将他家乡的郑国渠称为“我的大渠”。这既是家乡人的一种叫法，同时也是白描的一种修辞。这里隐含了白描对家乡这条古渠的骄傲、对古代劳动人民由衷的感佩和敬意。

2016年，郑国渠申遗成功，成为陕西省第一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那么，白描将怎样讲述他的渠？这段波澜壮阔的历史，他会以怎样的方式呈现？在我看来，白描用的是孟子所谓“观水有术，必观其澜”的方法。他聚焦大渠的几个关节处，将波涛汹涌处讲清楚了，郑国渠的前世今生也就大体不谬。这体现了白描讲述历史的把控能力，与他作为一个有经验作家的修为大有关系。

偶然性也会成就历史。《天下第一渠》（太白文艺出版社2019年1月）从“疲秦之计”写起。韩桓惠王看见泾河后，认为泾河的浊流对秦国构成了巨大的祸患。于是他谋划起能否以治泾为名，鼓动秦国上马一个大水利工程。他选择了派水工郑国人秦。这是史实，但它的偶然性和文学性几乎就是绝唱。郑国受命问秦，但“疲秦之计”却成就了秦国，因此郑国功莫大焉。但作为一名水工，卑微的地位注定不会引起史官注意，郑国的生平传略早已湮没无闻。但白描认为，“他活在泾阳人的心中，活在泾阳人的口中，活在泾阳的千秋历史里”。白描以想象的方式，首先写郑国人秦后的举动，写他的心理活动，写他以怎样的方式见秦王。当郑国发现可以引泾水溉田，淤田压碱，改变关中土壤成分，变贫壤为沃土时，他自信可以说服秦王了。于是便有了“凿泾饮水”的“万世之功”。

值得注意的是，白描在讲述历史发展的过程中，一直注意人的命运，特别是“间谍”郑国的命运。他始终处在悬崖边上，就在他即将被处死之际，历史中又走出了李斯，一篇《谏逐客书》不期而至。小历史自然过渡到大历史。《天下第一渠》上篇，以历史为线索，在讲述主体与沧桑历史的对话中，“天下第一渠”的历史真相斑驳陆离地呈现出来。中篇，讲述了近代以来郑国渠的历史变迁，郑国渠承载着那些时代风云人物演绎了历史另一个悲喜交加的桥段。1932年，新引泾工程“泾惠渠”的建成，成为又一个标志性事件，即开创了我国现代水利的先河，成为中国治水史的永久荣耀。下篇，白描着重书写的是郑国渠养育的关中农耕文明在当代的延续和发展，泾渠在当代农业生产中的巨大作用，以及关中的风土人情等。《孟子·尽心章句》说：“观水有术，必观其澜”，但又说：“日月有明，容光必照焉”。意思是太阳月亮有光辉，不放过每条小缝隙。白描在注重大渠壮阔波澜的同时，并没有略过那些有价值、有文学性的具体的人与事，这就是与大渠有关的诸多“毛细血管”或“青萝紫葛”。比如关中人喜欢的面食，关中大地盛产的物种，商号的制度，乐善好施的家风，民间书院以及大学者、教育家吴宓与中国现代水利的关系等。历史壮阔的波澜不能没有遮掩这诸多“毛细血管”为历史添加的光彩。可以说，正是这些“毛细血管”的汇集才构成了历史的波澜壮阔。

白描查阅了大量的历史典籍，秦川八百里的前世今生，在他翔实细腻的叙述中一览无余。他严谨开阔的视野，纵横古今

观水有术 必观其澜

——评白描的非虚构作品《天下第一渠》

■孟繁华

的气象和格局，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当然，更让我们感佩的是白描写大渠的自我期许。他坦言：不写战国末年的天下大势，修凿郑国渠的重要性、郑国和秦王的历史功绩就难以体现；不写宋朝“富而不强”，元朝以马背民族驭天下的特殊历史情境，兴修水利的艰难性和强国利民的价值就难以凸显；不写清末和民国年间的大饥荒，就不显现出修凿大渠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不写李仪祉的家世和成长史，这位中国水利史上划时代的重要人物，就是个只会干活而看不见动力源头的工匠；不写“我”与大渠扯不断的种种关系，就显示不出大渠与它浇灌的土地上的人们的命运关联；不写渠首源头方土地上的经济、文化、教育、人情世故以及人的价值支撑等方面的面貌和表情，就看不出这条渠对文明和文化的塑形有多大的作用。

白描不仅写了郑国渠的修渠史，更写了一条大渠对关中地区农耕文化的塑形。当前，人们的环保意识和对水资源的关注程度都在日益提高。白描倾尽全力书写“天下第一渠”，不仅是对一个古代伟大工程的慨叹和致敬，更是对家乡文化传统的骄傲和赞誉，他更是以一个当代作家的忧患意识书写了他的“大渠”。这也正是《天下第一渠》的当代价值和意义。

（作者为沈阳师范大学中国文化与文学研究所特聘教授）



《骄阳》

（油画）

侯天白作

长征

第4899期



文艺观察

观文艺之象，发思想新声

音乐文学与电影文学、戏剧文学一样，是文学的一个支流。它是声乐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具体体现在歌词和剧本的创作方面。

一首声乐作品是通过旋律与歌词的结合，以演唱的形式向欣赏者传递作品的思想内涵和音乐之美，进而达到情感的共鸣，形成独特的审美体验。在声乐作品中，歌词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作品所要传递的人物形象、意象、情感、思想等都需要借助歌词进行表达。歌词属于音乐文学范畴，音乐文学是声乐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声乐作品的灵魂，是作品思想性的主要呈现方式。当歌词被谱上曲，音乐文学就被赋予了新的性质。从声乐艺术的生产流程看，音乐文学是第一驱动力。不论是一首独唱作品、大型合唱作品，还是歌剧作品，歌词、剧本的成功写作是最重要的前提。

嘹亮的军歌伴随着人民军队走过了90多年的峥嵘岁月。伴随着我军的发展壮大，在各个历史时期都产生过不少优秀的军旅歌曲。这些作品有着内在强大的精神动力，作为音乐文学的歌词部分或雄浑伟岸或诗意抒情，旋律或激昂或内敛，热情讴歌了人民军队发展的光辉历程。

我军的音乐文学初创于战争年代，产生了一大批具有重要影响力的优秀军旅歌曲。如《八一起义歌》《红军纪律歌》《八月桂花遍地开》等，那一首首闪耀着革命光辉的红军歌谣，主要以借曲填词为主，歌词浅显易懂。这些红军歌谣虽显稚嫩，但是以真挚的情意、火热的情感，讴歌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的精神气质，生动体现了人民军队的性质、宗旨以及深厚的军民鱼水情。

红军时期，我军开展的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军队文化宣传工作，在鼓舞官兵士气、提高部队战斗力、扩大红军规模、教育军民、瓦解敌军等方面都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并积累了丰富的战时文艺宣传工作经验。抗日战争时期，我军文艺工作轰轰烈烈地展开，军旅音乐文学创作迎来了第一次发展高潮，诸如《抗日军政大学校歌》《行军小唱》《延安颂》《露营之歌》等一批优秀的军旅歌曲

的人物原型，他们就是我接触到的身边的警察人物形象的浓缩。《三义戟》这部剧就是把案子中最精彩的部分提炼出来，所有对案件的描述都是为了塑造人物服务。概言之，以人物托故事，以案件支撑人物。

2016年，在《三义戟》创作之初，很多朋友劝我不要这样写，说现在畅销书一般都是以年轻人的视角来谈他们的世界，可我这本书讲的是三位快退休的老警察的故事。而且它不像一般的公安题材作品，用高密度的案件来吸引观众，这部剧就是以人物为主，案件为辅。所以不论是小说还是剧本，一开始都不被看好。但我憋着一股劲儿，就想看看这种我认为对的方式究竟能不能成。我一直认为写作不能投机取巧，让自己太舒服。事实上，我所有写的主人公比我年龄小的小说，看起来都不大过瘾，因为这种写作没有太高挑战性，很容易就变成回望自己。但是写老警察并非易事，需要更多反思与沉淀。

我不光是《三义戟》的小说作者，还担任了这部剧的编剧。小说家和编剧这两种身份对我而言最大的差异，就在于小说是个性化的创作，只需满足个人想表达的愿望，而电视剧是大众传媒，受众要扩大化，所以在创作剧本时第一件事就是把小说《三义戟》的冷色调调成暖色调，导演在细节上也做了很多幽默化的处理，将这部剧打造成了一部“合家欢影视剧”，大人小孩都爱看。但无论怎么改编和调整，《三义戟》的根基没变，始终是一部描写警察真实状态、还原什么才是真实的警察的作品。电视剧《三义戟》播出后，我发现很大一部分观众是年轻人，在网上的播放排名一直都很靠前，这让我非常欣喜，说明这样的作品能够被观众接受。网上的影评我都认真地看过，有些观众说出的恰恰是我心里想表达的，证明他们看懂了，明白了我想说的什么。

我把我的创作分成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已经完成了，比较满意的是《三义戟》和《名提》。《名提》是专门写预审的。第二阶段也已经开始了，目前完成了四本小说，我觉得还比较满意的是《谜探》和《无所遁形》。我相信看过的读者应该能感受到我的成长。做一名好警察，讲好警察故事，是我永远的使命。

与「警察故事」一起成长

■吕铮

创作心语

耕耘人文，探寻崇高

我24岁开始写小说，写《三义戟》时36岁，正好是我第一个创作阶段结束。《三义戟》是我关于老警察的第四部作品，之前还有《狂探》《贼罪无门》《名提》。我一直都在公安系统工作，写小说是我的业余爱好，所以我的小说选题不太会关照市场，想写什么就写什么。说起《三义戟》的主题，大概可以这样来描述：今非昔比，当年华老去，我们在即将离开公安队伍的时候还能做什么？我想答案就是，竭尽全力去完成警察的使命。我从警后有十六七年都在打击犯罪的一线工作。事实上，我对人物原型和案件素材的依赖度不是很高，《三义戟》没有直接

「宽与远」的诗歌境地

——由贾浅浅诗集《椰子里的内陆湖》想到的

■卢辉

早些年，贾浅浅的诗大多靠激情推动，字与词之间相互取暖，字里行间不时乍现灵光。自从她的第二本诗集《椰子里的内陆湖》（人民文学出版社2020年3月）问世之后，她有了一股“通向内心秘境的回流”。这本新诗集展示出她为自己所热衷的“内在时间”找到了重新认识世界、重建新的精神价值的机会与载体。

有意思的是，这本诗集里的“她”以及“Z小姐”，成了“我”观察周围世界的一个角度，贾浅浅过了一把写诗时的“导演瘾”。视角变了，看世界的“成色”也变了。的确，贾浅浅的“内在时间”和“内心秘境”俨然就是一个储藏器，收藏着无数种感觉、经验、现状、词句、意象。如此众多的集成，特别是它们在组合过程中所发生的沟通、冲撞、融解形成了新的东西，这是连诗人自己都无法把控的东西。在这里，具体与不具体，就好比时间